

# 古代書賈中的翹楚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| 張家榮

## \* 前言

對古人而言，由於先天上物質條件與知識水準的限制，與今日相比，絕大部分資訊之傳遞與取得是相對落後的。例如，對古代讀書人來說，因為當時既沒圖書館推薦書目，亦無各式新書通訊，更沒有網路搜尋引擎，所以他們要買書只能靠自己多跑多問，抑或透過朋友、同好間的「口耳相傳」、「互通有無」來獲得。當經過長時間的實務累積與磨練，有經驗的買方對於買書這件事當然是駕輕就熟的。

正所謂「需要引發供給」，讀者買方有何閱讀需求，精明的書商賣家就會有相應的出版與供應策略。一般人買書要去坊間書店，但卻僅限普通書籍，若想要買所謂的珍本書籍，就非得要找古舊書商不可。不論買賣新書或舊書，為了獲取更高的利潤，這些經驗豐富的書商勢必得要熟門熟路，通常也要有專業的鑒別及背景知識。重要的是，他們更掌握了買書者的興趣喜好與急切心態，唯有如此才能賣到好價錢。此外，更有一些特立獨行的書商，則另有營利之外的特殊取向與態度。以下說說幾個學行兼優書商的故事。

## \* 書林四傑

清末劉聲木（約 1876-1959）《菴楚齋隨筆》卷四〈論書賈四人〉：「書賈多文人，其最煊赫者有四，足與考證文士爭短長，可謂書林四傑。」（注1）他所謂的「書林四傑」，指的是北宋穆修（979-1032）、南宋陳起（約 1174-1258）、明代童佩（1524-1578）與清代黃丕烈（1763-1825）等四人。

穆修，字伯長，鄆州（今山東鄆城）人。北宋著名散文名家，曾師事道士陳搏，傳其《易經》之學，並兼長《春秋》學術。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）登進士第，授任泰州（今江蘇）司理參軍。他早年因心壯氣銳，不與流俗同合污，以致於丟官失祿，後來則被赦免，復職為潁州（今安徽阜陽）文學參軍，故世稱「穆參軍」。

穆修為文頗推崇韓愈（768-824）及柳宗元（773-819），在他晚年曾得到唐本韓愈、柳宗元文集書稿，於是想辦法招募了一些印刷工匠來幫忙，印製了數百部準備販售。後來，他把這些書籍帶到京城開封的相國寺附近，並開設了書舖賣書。有一天，幾個儒生到他的書店裡看書，這些人還沒有問老闆穆修多少錢，就逕自打開書閱讀。穆修見狀連忙伸手把書拿回，瞪大眼睛說：「你們如果能夠默背當中的一篇文章，而且連句讀都絲毫不差，我就送一部給你們。」（注2）他的生意好壞當然是可想而知的，就這樣，從小個性與人不合的穆修，因為

個人的特殊堅持，賣書的成績最後還是趕不上在文壇上的貢獻。

陳起，字宗之，又字彥才，號芸居，又號陳道人、武林陳學士，錢塘（今杭州）人。曾於南宋寧宗慶元年間（1195-1200）參加鄉貢試而得功名，人稱陳解元，著有《芸居乙稿》。南宋時期，首都臨安（今杭州）是全國刻書事業最發達的地區，而臨安書坊刻書最多最有名的首推陳起的「陳宅書籍舖」。因為兼具詩人與書商身份，陳起很注意同時代的文人，並保持密切聯繫。他不僅推重劉克莊（1187-1269）、姜夔（1155-1221）等著名詞人，對那些浪跡江湖的不得志文人，更時時表現關切。當國勢衰微的南宋理宗時期（1225-1264），人心惶恐，一些失意官宦與窮困文人，苦於進退失據窘境，於是招朋引伴，詩酒遨遊江湖，史稱「江湖詩派」。陳起父子整理集結這些人的作品，刊印《江湖集》、《江湖小集》、《江湖前集》、《江湖後集》與《江湖續集》等，也使此派的文名漸漸傳開。（注3）

最初，因出版規模較小，陳起既要編輯也要負責發行，後來書店規模擴大，有了專屬刻印工匠，漸漸的，才能就志趣和所長，或自著，或整理前人作品，進行有主題的專業出版。據載，他一生編刻過大量圖書，具體種類與數量為何呢？根據學者考察，大致可分三類，第一類為「唐詩別集」，刻書總數超過50種；第二類為「宋江湖詩人作品總集」，像《江湖小集》與《江湖後集》合計就收錄了111人的作品；第三類則為「其他著作」，以藝術、雜談等作品居多。值得一提的，陳起的店舖雖名「書坊」，但他卻非唯利是圖的生意人，而是「處處為讀者著想，他和讀者的關係非常融洽。陳起和讀者之間不是簡單的金錢買賣關係，他把讀者看做自己的朋友。……陳起的書坊簡直成了廣大讀者（尤其是文人學士）的學術活動中心。」（注4）這像極了今日常見的「交流書店」，三五讀者身在其中，有人品茗談藝，有人討論心得，更可見到許多人對書籍的真情流露。

童佩，字子鳴，一字少瑜，浙江龍游人。童佩因幼年家貧不能上學，只能長時間跟隨父親賣書營生。喜歡讀書的他，總是利用時間看書，不論坐船或車行，常見他手裡拿著一本書在看。就在多年刻苦讀書的累積下，造就了其人之廣博學識。他不僅有風格俊古、饒富性靈的詩文作品，並還擅長其它文體，特別是書畫考證和金石鑒賞類的文章。童氏曾經遊歷崑山向歸有光（1506-1571）請教學問，平日更喜歡到處結交朋友，像吾人所熟知的王世貞（1526-1590）、王穉登（1535-1612）與胡應麟（1551-1602）等文人，就曾和他有過深交。也就是因為這樣的詩學才華與交遊經歷，故而清初朱彝尊（1629-1709）《靜志居詩話》卷二十四曾評論童佩云：「明以賈客而稱詩者眾矣。若歙州之鄭作、程誥，龍游之童珮，皆賈也。然鄭、程皆受學於李空同，童執經于歸太僕，則不得以賈人目之。」（注5）

童佩是個完全儒化的商人，平日的刻書、賣書僅是儒商的職業伸延。他不喜歡官場式的應酬，面對權貴邀約他總是能避就避；相反的，民間布衣好友的學術聚會，他則會欣然赴約。這種書賈中少見的儒生氣質，自然使他為後人所景仰。另一方面，除了賣書，童佩亦具備藏書家身份；可以說，他實在是個集收藏、鑒賞、考辨、校讎、刻書、販售於一身的儒商典型。

黃丕烈，字紹武，號蕘圃，江蘇吳縣（今蘇州）人。在當時，他不僅是個藏書家、校勘家，也曾出資刊印圖書，還在蘇州玄妙觀附近開設「滂喜園黃家書籍舖」專營販賣。他所擁有的豐富藏書、校勘學養與廣博人脈，則成了該書舖出版圖書、營業銷售的重要基礎，因而，黃氏所刊印《士禮居叢書》，為收藏家所重的情形也就很自然了。

其實，不論古今，黃丕烈的出版品都被公認是最精美、正確的善本。例如，清末學者繆荃孫（1844-1919）曾盛讚黃氏刊行的《士禮居黃氏叢書》云：「乾、嘉盛時，黃氏《士禮居叢書》十八種出，……摹刻惟肖，校勘尤精。縮宋、元於今日，海內奉為瑰寶，至今論價，已與真宋、元埒。」（注6）藏書家葉德輝（1864-1927）甚至認為《士禮居叢書》是「絕無僅有」的叢書精品。（注7）

而且，在銷售技巧上，他也有不同以往的商業手法。根據清范鍇（1764-？）《花笑傾隨筆》卷三記載，（注8）黃氏曾經編印《士禮居刊行書目》，這個書目類似今日出版社發行目錄，除記錄冊數、書價，也清楚載明了出版年月。同時，書目上還印有「書價制錢七折」、「滂喜園黃家書籍舖」、「蘇州圓妙觀察院場」等表明優惠、書舖名稱與購買地點的訊息，可視為是一種具有廣告性質的創新書目。

## \* 舅甥書販

在近代，書商孫殿起（1894-1958）、雷夢水（1921-1994）舅甥二人的販書、學術編纂事蹟，亦值得吾人稱述。

孫殿起，字耀卿，別字質翁，河北冀縣（今冀州）人。孫殿起生於河北農村的貧窮家庭，僅讀過兩年私塾、一年小學的他，後因家境而中斷了學業。15歲時，他到了北京琉璃廠，進入宏京堂古書舖當學徒，也開始了其一生和古書的不解之緣。因為年幼的失學，使得他對任何書籍都充滿好奇心與閱讀渴望，其內心對書籍更有種特殊的感情，在不知不覺中，一種想讓書皆盡其用的責任感油然而生。另一方面，為了工作能盡快上手，他則拼命的記誦學習，也無時無刻筆記重點，並不時向前輩、客人們諮詢請教。在勤奮的刻苦努力中，除了營販技能不斷精進，而他在目錄學、版本學方面的才華也逐漸展露出來。於結束宏京堂的學徒生涯後，他又到了鴻寶閣、會文齋等古書店擔任店伙、司帳等職，可以說，經營一家古舊書店的大部分專業，他確實都已具備了。

民國五年（1916），當他結識了著名藏書家倫明（1875-1944）後，這位學者兼書友除了與他合資開設「通學齋」書店外，在日後，更是引領孫殿起一路邁向學術編纂道路的良師益友。他成為通學齋書店掌櫃後，大江南北的遊走歷練，使他見識更多、交游益廣、學養愈深，多年來辛苦累積的筆記、書稿，終於有了開花結果的時機。原來，除了在賣書過程中廣結書友、請益專家外，在近五十年的販書經歷中，他更把經手、目睹的數萬種古籍書名、版刻年月、作者姓名、籍貫、原書目錄、序跋、版本、卷數等，一一詳加分類、記錄，稿積盈尺。

就在繆荃孫、葉德輝、陳垣（1880-1971）、徐鴻寶（1881-1971）、倫明等學界名賢的啟發與幫助下，他先後於民國二十三年（1934）、二十五年（1936）整理編成了《叢書目錄拾遺》、《販書偶記》等書。

他早年關注古籍叢書資料的收集，也準備編纂一部著錄較全的叢書目錄。不過，因為羅振玉（1866-1940）《匯刻書目續編》早一步問世，於是他改變方向，從書稿中挑選出以往叢書目錄所缺收者，編成了《叢書目錄拾遺》。該書不僅為孫氏最早成書的目錄著作，而在上海圖書館編成《中國叢書綜錄》前，該書也一直擔負著對歷來叢書目錄補缺、拾遺的重要功能。

《販書偶記》則是一部主要著錄清代人著作的目錄。收錄範圍為清代以來，在《四庫全書》與叢書中未收的單行本、稿本、抄本等，也兼收少許明代小說與辛亥革命至抗戰前有關古代文化的著作。因而，有人將此書視為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續編。全書排列仿《四庫全書總目》部類並有創新，著錄項目包括書名、卷數、作者、版本等。文後也常會有少許注釋，或述作者經歷，或附記其它著作，或辨明版刻源流，或提示內容大概，有時更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補充著錄。該書出版後，立即風靡各地，像是圖書館古籍部門、公私出版單位、文化教育機構、相關研究學者與專家等，皆爭相購買，產生了很大影響力。事實上，即使在今日，這部目錄仍舊為查找清人作品及版刻情況的重要參考著作。（注9）

雷夢水既是孫殿起的外甥，也是他的徒弟，他們更擁有相似的人生經歷。當雷夢水15歲時，進到了「通學齋」當學徒。跟隨舅父走上古書販售之路的他，同樣有過艱苦的學習過程，也曾遇到像鄧之誠（1887-1960）、朱自清（1898-1948）、王冶秋（1909-1987）、張次溪（1909-1968）與姜德明（1929-）等知名學者的鼓勵、啟發，最後在版本、目錄學術上亦有獨特撰作與建樹。

首先，因為長達五十多年的販書生涯，使他的腦袋裡裝滿了數不清的古書知識與文人、買賣軼事。他先後撰寫了不少書林掌故，曾分別發表於《學林漫錄》、《文物》、《出版史料》、《考古》與《人民日報》副刊上。民國七十七年（1988），這些陸續寫成的58篇文章，後來匯集成了《書林瑣記》一書出版。早先一年，對於近代藏書家故實如數家珍的他，也參與了倫明《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》的校對、補充工作。

又，和其舅孫殿起一樣，雷夢水平時亦勤於筆記古書版本的刊刻時代、版式異同、源流特點、卷數多寡、作者概況等，累積的資料集結成了《古書經眼錄》一書。該書所錄約計七百多種圖籍，主要為稀見的古籍舊刻本、舊鈔本、批校本、活字本、孤傳稿本等。該書按照四部分類編次，後附索引，極便學者查閱參考。此外，他也為孫殿起整理、編輯了多部身後遺稿並加以校補、增訂，諸如《清代禁書知見錄》、《販書偶記續編》、《琉璃廠小志》、《北京風俗雜詠》、《臺灣風土雜詠》等，還曾根據孫氏口述寫了〈庚午南游記〉、〈記倫哲如先生〉等文章，造福後世學人良多。（注10）

## \* 結語

書賈是一種職業的價值選擇，有人專從商販營利出發，目的在為自身獲取更佳的物質內容；有些人則懷抱遠大理想，堅持從做中學並撰著篇籍，希望能對各界有所貢獻。不論選擇何種方向，這些各式各樣的書商類型，皆曾在歷史中留下足跡，也有過許多特別的影響。雖說近年來隨著網路書店的發達與電子式圖書的盛行，一般讀者與書商直接面對面的機會不斷降低，也不容易與其他讀者有交流互動。但如同筆者上文所提到的幾位書商，雖為歷史上的少數，但卻有更深刻的文化影響力一樣，現今世界仍有不少充滿書香氛圍的實體書店存在（特別是古舊書店與二手書店），這些書店不僅仍是愛書人士喜歡聚集的交流場域，也常常是藝文活動的舉辦場地，更持續傳承著某些古代書賈的獨特精神。

## 注釋

1. 清·劉聲木，《菴楚齋隨筆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7），頁55。
2. 宋·魏泰，《東軒筆錄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5），卷之三，頁5。
3. 葉慶炳，《中國文學史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7），頁151。
4. 曹之，《中國古籍編撰史》（武昌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212，218-221。
5. 清·朱彝尊，《靜志居詩話（三）》（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91），頁562。
6. 繆荃孫，《藝風堂文漫存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1973），癸甲稿卷二〈玉海堂叢書序〉，頁211-214。
7. 葉德輝，《書林清話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1），卷九〈洪亮吉論藏書有數等〉，頁251。
8. 參見：姚伯岳，《黃丕烈評傳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231-232。
9. 徐雁，《中國舊書業百年》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157-159。
10. 同注9，頁166-169。